

吉庄纪事

郭万新 著

一部记述农民中国的非虚构力作
山西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获奖作品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豆庄纪事

李万新 著



人民日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吉庄纪事 / 郭万新著 . — 北京 : 人民日报出版社 , 2015.4
ISBN 978-7-5115-3146-9

I . ①吉… II . ①郭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68761 号

书 名: 吉庄纪事

作 者: 郭万新

出 版 人: 董 伟

责任编辑: 陈 红

封面设计: 未 氓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

邮购热线: (010) 65369530 65363527

编辑热线: (010) 65369844

网 址: www.peopledaily.press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: 290 千字

印 张: 22.5

印 次: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5-3146-9

定 价: 39.80 元

目 录

序 郭万新成了吉庄人	001
引 子	005

第一章 看似平凡的吉庄却原来与众不同



一、传说吉庄大槐树是洪洞大槐树的一根枝条	019
二、土堡内外布局着各具性格的乡村四合院	030
三、历经五百五十年保存下来的三大王庙	047

第二章 苟且在风雨飘摇中的小农经济

一、娃们，像个蒸馍馍的火色	069
二、墙上金把吊，地上山药窖，怎么没写？	076
三、咱村家家户户去一个，你要不去，那就我去	083



目录

第三章 挣扎在日寇铁蹄下



- 一、卦上说，哪里下雪哪里不好 093
- 二、李成新唱秧歌——赖死个赖 100
- 三、“赶高脚”成为传说中的—个名词 107

第四章 实现了耕者有其田

- 一、小泊霍天龙遇害了 117
- 二、大二三金靠，开会开下个这哦 124
- 三、三福贵，还我的大花牛 131



第五章 翻身农民当家做主



- 一、土井多深多粗，萝卜就长多长多大 145
- 二、吉庄的姥爷舅舅们，的确坏透了 153
- 三、储粮归储粮，也不能把圣像糟蹋了 160

第六章 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

一、不能让毛主席看见我家的尿壶子 171

二、吉庄拿一千多斤白灰，把街道都刷了，让全县人来开大会

180

三、叫我解说，比串门子张口还难哩

188



第七章 勒紧裤带，共渡艰难

一、我们村也能近水楼台，出几个高粱面大学生 201

二、一肿一塌，就要给个说法 210

三、看看，那家伙脸色变了，汗水也流下来了 218



第八章 风风雨雨的多事之秋

一、洗个清水澡，轻装上阵 229

二、三成才跳枯井，心上明白 240

三、喝稀饭肩山药蛋，拉下圪蛋了 254



第九章 白猫黑猫



- 一、不要管我，主席要紧 267
- 二、那是一棵公黑豆 275
- 三、小瞧吉庄基干民兵没枪？ 288

第十章 春天的故事

- 一、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会，考什么大学？ 301
- 二、分开了牛还叫唤哩 312
- 三、头一家万元户：娶一个媳妇一吨 326



尾声

- 跋 我的吉庄，我的大槐树 347

序 郭万新成了吉庄人

赵 瑜

作家郭万新，接连几部新著，根子扎在一个叫吉庄的村落。他向读者报告了一大筐几近沉寂的乡村故事，讲述了一大群生动鲜活的新旧人物，也给自己多年来的创作锻造了一次升华。

这个吉庄在哪里呢？

太原以北，雁门关外，过去直称雁北，而今叫作朔州。吉庄，正是朔州古城东面一座老村。古时候，曾有敕勒部落尽情游牧繁衍，渐渐与农耕文化融为一体。有学者认为，古远的《敕勒歌》即诞生于此，好一派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壮阔景象；后来，丁玲所著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，那河的源头，就流淌在吉庄侧畔原野上，或曰：吉庄农人护卫着桑干河之源。老泉头水旺时，一如水缸般粗壮，平地涌起三尺雪涛，老远便能看到。

有水草，有牛羊，有土地，便有了牧人农夫，进而派生出悠悠历史乃至悲喜生活。这一切，对于作家构成了盈实宝库，凝铸了文学意象，催萌了创作激情。只可惜，晚近几十年，一部分作家对于乡土史话淡泊了兴致，两脚再也迈不进村舍泥泞路，屁股坐不热农家炕头，手中一支笔，时常在豪华红木大班台上献技，心灵不知被绑架到哪里去也。老问题依然尖锐存在：作家逃离了土地，魂魄飘散于雾霾，即使置身于丰厚藏宝之地，也会失之交臂。

郭万新却是一个貌似愚钝实则聪慧的掘宝人。2010年，他推出一部《吉庄纪事》，我携手山西作家协会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同仁，前往

朔州研讨此著，得知他一头扎在吉庄老村，采访劳作，万事挂心，竟已两载光阴。万新家在朔州城，相距吉庄四十里地，吉庄倒成了他的后院儿，成了他打捞神奇往事的菜园子，收获不可谓不丰。万新埋头苦干，鱼水农耕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尊重。到了2012年，他又拿出一部《吉庄三户人家》，次年即获赵树理文学奖，评委们的评语说：“郭万新的《吉庄的三户人家》，讲述了朔州市吉庄村颇具代表性的三户人家的生存状况、命运沉浮及精神追求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的变迁，表现了在现代化、城镇化进程中，乡村底层民众所面临的冲击和抉择；同时，又对农村未来发展的走向作了展望。”菜花再度盛开，果实愈显丰硕：2014年，万新最终完成了他的《吉庄三部曲》之三《草根吉庄》并在京出版。屈指算来，他践行田野调查五载，作品从历史到现实，从全村到农户，从宏观到人情，一步比一步深入。桑干河源头的活水，滋润了作家的笔墨砚台，也滋润了万新的心田。

郭万新的创作，据土深掘，依户探访，使我想起了前辈赵树理先生。当时，中国农村公社化高潮叠浪，赵树理忧心忡忡，在他的计划中，要针对一片乱局，写出一部新长篇——《户》。可以说，没有庄户，就没有农村社会的构成，广义上讲，没有千家万户，也就没有中国。东方庄户人家谋幸福，不一定非要投身共产国际运动不可。而大革命换来的“土地还家”，耕者有其田，正是亿万农民帮助共产党打天下的原初动力。一旦从自家手中交出沃土，交给公社集体，农户便认为，革命只是一场泡沫般的空欢喜。队长喊人去地劳动，农妇马上就说“小腿疼”。很显然，所谓“大公无私”“斗私批修”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“舍小家为大家”等等口号，对于大多数户主而言，形同梦呓。再看赞扬公社化的歌谣“大河有水小河满，大河没水小河干”，也恰恰说反了——小河不滴水，何以成江流？令人沉痛的是，赵树理先生的真知连同他腹中的《户》，都被那个时代的滔天巨浪吞噬掉了。换个角度说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作家，心灵只能苦痛着，中国作家和中国农民一样，压根儿看不到艳阳

天下那条金光大道……

赵树理先生惨死于“文化大革命”将近半个世纪，今日山西作家，又有人投身农户，为庄稼汉挥笔写作，数载长歌不止，我从心底感到欣慰。

现在，我们相随万新走访吉庄，情况变异极大，传统意义上那些庄稼汉的身影隐约远去。而中国村庄的内涵，万变不离其宗，是无法轻易改弃的。

郭万新的《吉庄三部曲》，写得好，意义重，他也因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吉庄人。希望万新继续深挖细掘写下去，在重视文学性的同时，如果能够结合一些社会学方法，引进一些新史学观念，作品将会更佳。

祝贺《吉庄三部曲》问世！祝贺《吉庄纪事》再版！

最后我想说，一条条小河，一道道湾渠，终将汇涌而成中国报告文学的激流，奔腾到世界文学的海洋中。

还是那话：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

（作者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、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）

引子

雁门关外，桑干河源远流长。

桑干河，北方的河，北方的一条大河，裹挟了塞北西风的雄浑，记录着历史图腾的深刻印迹，古往今来奔流不息。

遥想三皇五帝时候，炎黄部落和蚩尤部落之间的涿鹿之战就发生在桑干河边，标志着华夏民族走过蛮荒，走入文明的起点；《水经注》中收入的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中，桑干河又以恣肆不羁的个性，备受一代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推崇；当桑干河下游流经卢沟晓月，因为泛滥无常而获名永定河，直到康熙年间得到治理，被赐名永定河，堪称北京的母亲河；尤其是公元一九四八年，桑干河更是与丁玲的文学名著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一起，登临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耀殿堂……

桑干河，北方的河，北方的一条大河。

又有谁知道，桑干河的源头就在雁门关外的山西朔州，就在洪涛山下一个叫作神头的小地方？

明代一位叫作王越的官员，曾经北出雁门，极目远眺朔州之川，一时感慨万千，信笔写下一首诗：

雁门关外野人家，不养桑蚕不种麻。

百里并无梨枣树，三春哪得桃花花。

六月雨过山头雪，狂风遍地起黄沙。

说与江南人不信，早穿皮袄午穿纱。

就是诗中的词句，几乎尘封了桑干河源头的山水光色。仅凭想象，

诗中形容的简直是无以复加的苍凉。或许，当王越登临雁门时，视野里只看见东西横亘的一条冷峻沉默的洪涛山脉，峰峦光秃，峭岩如刀，让他倍觉萧瑟，去意彷徨。然而他偏偏忽略掉了洪涛山下、桑干河源头的
神头，没有注意到那一处非同寻常的塞外水乡。

是的，就是神头，葱茏在苍凉之上。

神头的骄傲，源自神头泉。

神头泉从洪涛山的山麓造化而出，充满超凡脱俗的神奇：百泉涌动，堆雪砌玉，在汨汨的声响中水花泻地潺潺流淌。泉水清澈见底，潋滟粼粼，金龙池、玉龙泉、黄道泉、莲花池……十余处泉群共同汇聚成一个一个小巧玲珑的湖泊，湿地水域方圆十里许，当地统称为神头海，倒也胜如朱熹诗中描写的江南风光：

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

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。

可以说，神头泉孕育了北方的大河桑干河，莽莽的塞外，也因为桑



桑干源头喷涌了
千万年的神头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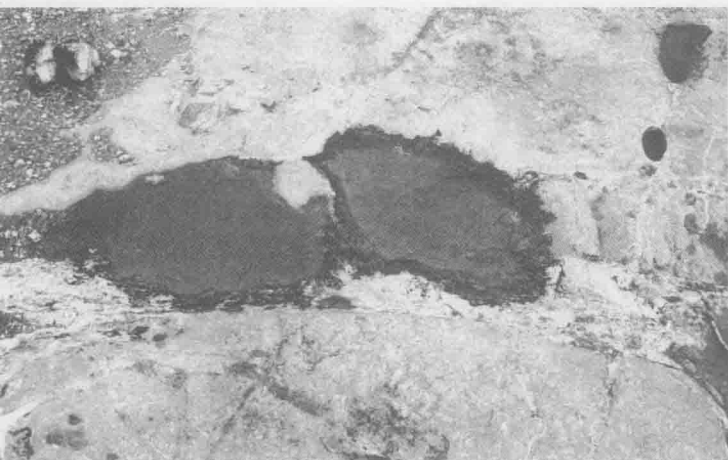
干河源头的存在，被赋予了别具一格的神采——试想在色调单一、西风迅疾的黄土地上，突然出现了一方水色掩映的纯粹的绿洲，鱼翔浅底，百草丰茂，亦真亦幻，如诗如画，那该是多么奇妙夺目的风景！

玉蕴山辉，珠藏水秀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《水经注》这样说：“桑干河东南流经桑干郡北，大魏因水以立郡。”大凡帝王都需要这样一处朝圣的地方，而曾经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就把神头选定为发祥圣地，当他们跃马扬鞭统一北方又迁都洛阳后，数代皇帝仍旧痴迷地萦怀神头，车马劳顿地返回桑干源头的的神头泉边，祭拜他们的那座供奉拓跋神位的桑干神庙。

故老相传，曾有一位美丽的拓跋公主，偷偷到神头泉边游玩，那一汪碧水撩起她少女心中微妙的涟漪，她不禁到水中洗浴嬉戏，突然看见顺水漂来一颗鲜艳欲滴的红色之珠，她拿过来把玩时不知怎么就吞下肚子，谁知回去以后竟然身有胎动。父母见她未婚先孕，伤心地责骂她，可她就是一声不吭，只管动手捻毛线，临产时候，她将毛线的一端留给父母，自己拉住另一端离开家门，嘱咐父母以后循着毛线去找她。她来到神头泉边，又爬上泉边的神头小山，分娩出三条神龙。当公主的父皇母后沿着毛线找来，眼瞧着三条神龙驮负其母亲腾云驾雾地飞升而去。从那时起，神头小山便被叫作神婆山，山下的神头泉边则建起了桑干神庙，百姓也称为“神头三大王庙”。而公主生育后留下的臀印以及那一抹殷红，就此留在神婆山的山顶，任凭千百年来风吹雨打，始终不褪其色，似在提醒人铭记一个曾经辉煌于中华文明史册的马背民族。

不言而喻，一个马背民族，即使融合进农耕文明深处，但从来都不敢忘记其命运的根本；拓跋氏对神头的眷恋，恰恰是对百草丰茂骏马奔驰的顶礼崇敬。

确实，神头的神奇，离不开关于养马的渊源。循着五千年历史深处的马蹄飞腾，果然神头泉旁就筑起了一座马邑古城。《搜神记》记下这么一段文字：



神婆山顶传说中的拓跋公主的臀印，雨后的端午节可看见殷红的血痕

秦时，筑城于武周塞内，以备胡，城将成而崩者数焉。有马驰走，周旋反复。父老异之，因依马迹以筑城，城乃不崩。遂名马邑，其故城今在朔州。

于是乎，桑干源头，马邑悠久。

马邑的名气，大概被唐太宗李世民的《饮马长城窟行》介绍到了极致，其中一句提到桑干河支流，当时叫作交河的恢河：“塞外悲风切，交河冰已结。”还有一句是：“都尉反龙堆，将军旋马邑。”能够进入唐太宗的诗中，马邑不图虚名，甚至在有些朝代，成为朔州的别名。史书记载，秦时马邑废置后，到唐开元五年（七一七年）重新建起，明洪武十六年（一三八三年）、正统二年（一四三七年）连续补修，特别是隆庆六年（一五七二年）整缮完毕，城墙包砖，以石为基，墙高数丈，设施齐全，所以顺治年间大同知府蔡永华为《康熙朔州志残本》作序，称马邑“虽僻在一隅，实边陲要害”，历朝历代无不苦心经营，以至于“文物之盛”。

当然，谁都不能否认，从桑干河源头的神头和马邑走出去的先辈英

雄，首屈一指的恐怕非尉迟恭莫属。这位大唐凌烟阁上的功臣，经历了金戈铁马的伟大人生，最终步入神坛，成为世界华人普遍认可的中华门神。作为朔州人氏，他给故乡留存下数不清的传奇，最精彩之一，就是他在神头泉旁擒获了一匹海马，然后骑着那匹神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。在朱明王朝万历本的《马邑县志》里，文人严从简写过一篇《重建鄂国祠碑记》，摘录一段：

马邑之西北十里许，有鄂国公祠，故唐尉迟敬德所血食也。

其南，即为金龙池……此池，后魏以来相传有二龙，时化为马，一骊一黄，天阴辄出，人间牝马遇之，生驹神俊，或有角，若鹿茸然，未有豢之者。鄂国公生而骁勇，思收为骑，每潜伺池旁，果有神驹游焉，即飞跨其上，驹欲入池，鄂国公力制驱迥。嗣是出入兵革，多藉其力，后人因建祠于兹，盖谓天以授公，存没所凭也。

相比之下，民间关于尉迟恭擒海龙的传说，比上述一段文字更生动更传神，想象并添加了许多细节，增加了口头文学的特征，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桑干河源头一带许多村庄名字的由来，都与尉迟恭擒海龙有关，比如马跳庄、歇马关、吉庄、司马泊、吴佑庄，比如上马石、下马石，还有什么马蹄沟、鞭庄子、伏庄等等，莫不和传说中的情节一脉相承，各是各的说法。可见当尉迟恭一骑



尉迟恭画像

绝尘挥别故土，他对家乡的影响该是多么巨大而深远。甚至，马邑一带土生土长的一种不大成材的柳树，树干扭曲变形，据说又是因为尉迟恭制服海马时借力扯住，将柳树扯成终身残疾……

就是神头泉群、马邑故城，就是拓跋圣地、尉迟门神，在桑干河源头积淀了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的厚重底蕴，然后年复一年伴随悠长的水流，穿行漫漫的光阴，正如《论语·子罕》所说：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恍然弹指一挥间，时间已经进入今天的公元二十一世纪之初。

岁月很不留情地制造着沧海桑田的变迁。人们发现，洪涛山下曾经水波汹涌的桑干河，到二〇〇九年，只剩下涓涓细流；往昔百泉翻动的神头泉，多数因为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了干涸；人们走遍马邑神头一带，再也找不到中华门神尉迟恭的鄂国公祠；拓跋圣地神婆山被开山取石而炸得支离破碎，山下的神庙更被拆除而无迹可寻；还有马邑古城的城墙在人为取土的挖掘下，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……

感叹岁月的风刀霜剑，使桑干河源头的历史文化遗痕正在被一点一点地销蚀，或许再过不久，许多不可再生的人文景观乃至传奇传说都将被遗忘殆尽。莫非终将应验王越“雁门关外野人家”魔咒一般的诗文，

吉庄村景（李柱画于一九七五年）

